

文学鲁军新锐文丛

瓦当卷

忆昔游

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文学鲁军新锐文丛

瓦当卷

忆昔游

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忆昔游 / 瓦当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6.5

(文学鲁军新锐文丛)

ISBN 978-7-5329-5215-1

I. ①忆… II. ①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0314 号

忆昔游

瓦当卷

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
邮 编 250002

网 址 www.sdwyp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 (总编室)

0531-82098775 (市场营销部)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开 本 68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6 插页 /2

字 数 250 千
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5215-1
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在人世的忧伤	001
织女牛郎	013
时间到，该变回瓦当了	021
忆昔游	030
北京果脯	062
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……	090
欢乐颂	121
我的父亲母亲	158
我的故事	192

在人世的忧伤

在我人生中第三十个中秋节那天黄昏，我匆匆忙忙地乘车往家中赶去。如果不是为了那个我没有见过面的孩子，我才不会回去呢。中秋节，对于一个行尸走肉般的人来说，算得了什么？人世间所有的欢乐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你不要说我悲观，不要说我悲观。

我家在河的另一岸，一座荒凉的小城，距离我工作的城市有一百里地。如果没有礼河阻隔，区区一百里地算什么呢？可是，这一百里是大地的距离，而不是路的长度。路的长度大约有一百五十里。这是一条衰老、瘫痪的河，一年里足有二百天处于断流状态，裸露着齜齜不堪的肚皮。南来北往的车辆从大坝上连爬带滚地扑到河床上，裹挟着团团蘑菇云般的沙尘，冲上对面的河堤。当然，这是有桥之前的事情。后来，河上架起了一座桥，车辆从此便只得规规矩矩地从桥上通过。有了桥，原本连接两岸渡口的简易公路就显得不合时宜了。于是，几乎在桥梁落成的第二天，公路就开始翻修。由于牵扯地方利益而引起重重纠纷，修路工作时断时续，几乎是绵长无期了。这样说来，这座桥梁看似是一个进步，其实反而加大了我与家之间的距离。可是，妻子说，这只是我不回家的借口。也许她说得对，自从听说修路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回过家。

这样的开场白是不是太长了？我还是赶紧讲讲路上发生的事情吧。

我拎着单位发的两盒月饼，还有一只刚从路边商店里买来的毛绒玩具熊上了车。车从车站开出时已经坐了十几个人，等我上车坐下后，车厢里

已经满满当当的了，就连过道里也站满了人。刚才在等车的时候，我一度感到十分狐疑。和我一起等车的人形形色色，有卷着铺盖的民工，有衣着时尚的艳丽女子，甚至有几个穿袈裟的和尚，他们在人群中晃了几下就不见了。这些人操着南腔北调，却全都去往我的家乡小城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故乡已经被这些异乡人塞满，他们把我挤到人群外面，我反倒成了一个尴尬的异乡人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中不禁泛起阵阵忧伤。

我在车尾一个临窗的座位坐下，把月饼盒放在腿边，把玩具熊放在膝上，下巴顶在熊的头顶上。毛茸茸的，有些痒。我不知道选择这样一件玩具作为见面礼是否妥当，我想象不出那个孩子长的什么模样、像谁。

嘿嘿……一串天真顽皮的笑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这才注意到身边的邻座，一个六七岁，穿着一身火红色运动服的男孩坐在他母亲的腿上。他的母亲穿着一套灰色裙子，有三十多岁，模样长得不错，只是有几分憔悴，也许是光线的缘故，脸色很是灰暗。男孩的眼睛盯着我膝盖上的玩具熊，一眨一眨地像是在和它说话。喜欢，就拿去玩吧！我几乎是脱口而出。可是，他却一探身拽开了窗户。一股寒风呼地扑了进来，像一头真正的熊扑到我身上。我胳膊上的汗毛一下子竖了起来，并且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冷战。这时，我才意识到自己还穿着短袖衫。已经是中秋了，夏天早已经过去很久了。这是否说明我是一个生活在过去的人？就在那个男孩把身子掣回的刹那，我本能地把窗子关上，但没有关到底，而是留着一条缝。这样，应该大家都满意。

可是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窗子又呼地开了，而且比以前开得更大。我的眼前只见红光一闪，那个男孩身手实在是太敏捷了。我不禁皱起了眉头，不满地看看那孩子，嚯，那家伙正怒气冲冲地看着我呢，目光犀利，眸子晶莹透亮。我摇了摇头，伸手再次把窗子关上。不！那孩子大叫着，竟然从他母亲的怀里跳了下来，不由分说地拨开我的手，再次把窗子拉开，这下是整个窗子都朝着苍茫暮色敞开了。我热！男孩瞪着我说。他的语气暴烈，不容置疑，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你这孩子，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！孩子的母亲轻轻拍了拍他的头：你坐下。我热！那孩子冲着脖子瞪着眼。一种极度反感、厌倦混合成的不快猛地堵住了我的心口，我从未见过这么执拗的孩子！你热，可以把外衣脱下来呀。孩子母亲和颜悦色地说。我不！这孩子！女人摇摇头又说，你穿得这么厚，叔叔穿得这么少，你热，可是

叔叔冷啊。我不管，反正我热！男孩说起话来斩钉截铁。我几乎愤怒了，如果不是看在他母亲面子上，我真想给他一巴掌。嗯，嗯，这个……我抱着胳膊，尽量保持语气的平和：我不把窗子全关上，开着一道缝还不行吗？不行！男孩几乎是挑衅般地回答。你！我彻底泄气了，居然碰到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小杂种！

我无力地垂下头，接着眼前突然一亮。我把玩具熊拎起来，强装笑脸对男孩说：我给你这个玩具熊玩，你把窗子关上——当然不用全部关上，行吗？好的。男孩笑了，他的笑和愤怒都那样突然，没有任何起承转合，让人看得惊心动魄。不关窗子，就不给我玩了吗？他继续挑衅似的反问。我的天呀，我彻底绝望了，碰见这样一个蛮横不讲理的孩子，倒了哪辈子的霉！我的手一松，玩具熊被那孩子夺了过去。他的母亲顺手把窗子拉过来，留着一道四指宽的缝，风灌进我的衣领，我比刚才更冷了。女人扯了扯熊的耳朵：这玩具熊真可爱，是买给你孩子的？是，是……我想，谁知道那是不是我的孩子呢，可是对一个陌生人，没必要解释那么多。座位之间的空隙原本就狭小，女人身上坐着孩子，孩子又抱着玩具，更是挤得不行。女人吃力地活动了几下身子，丝毫无济于事。你把熊还给叔叔吧。女人用商量的口吻说。不！这孩子，你没看到实在坐不下了吗？我不管！男孩吼道。女人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又皱了皱眉。我不由得同情起这个女人来，就把身子往车厢那侧挪了挪：让他坐我们中间吧。女人脸上绽放出感激的笑容：谢谢，太不好意思了。没什么。男孩从他母亲身上下来，坐到我和她中间，他抱着那个玩具熊，安静多了。你的孩子多大了？女人问我。哦？我抓耳挠腮地想了想，有十天，不，一个月了吧。这么说，你是刚刚当上爸爸了。女人笑了，恭喜你。没等我说谢谢，她又用嗔怪的语气责备我：你这个做爸爸的，真是，连自己的孩子多大都不知道。我慌忙解释道：我离家远，很少回去。离家远？你在哪儿上班？女人不依不饶。礼州。我只好说出了我工作的城市。呵呵，礼州！我以为有多远呢，我看你是心里没有家吧？我的脸腾地红了：你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，你难道不知道修路吗？修路？女人笑了，再怎么修路，也不至于远到天涯海角。即使是远在天涯海角，老婆生孩子也该回去。她说得义正词严，我不禁语塞。

唉，男人！女人突然变得忧伤起来，她痛苦地摇了摇头，结婚以前，甚至刚结婚时，每当我看见独自在街上散步的孕妇，我就情不自禁地发狠：

将来有一天我怀孕了，绝不允许丈夫离开我半步。可是，后来，我成了那些独自在大街上散步的孕妇中的一员，我除了悲哀没有任何的办法。你的丈夫呢？我忐忑不安地问。女人看了看我：我的丈夫和你一样，在外地工作。干吗说和我一样呢？我是我，他是他，我们素不相识，各有各的幸福与不幸。我心里有些不自在。那时，我一个人在大街上散步，从缤纷的五月一直散步到落叶飘摇的秋天。我能感觉到肚子里的孩子一天一天地长大，挤压得五脏六腑难受。于是，我的内心充满了对他的仇恨。这么说，你和你丈夫的关系并不好？我小心翼翼地打断了她话。应该说是这样的，可是如果是以前有人问起，我是不会承认的。现在呢？我又问。现在，女人苦笑着，现在已没有现在。什么？我没听懂，你们离婚了？我问。没有。女人摇了摇头。那，怎么回事？我感到莫名其妙。他死了。女人不知什么时候点着了一支香烟，从外面照进来的碎玻璃似的灯光使她的脸庞布满了“疤痕”，而她的话语也愈发扑朔迷离。

那也是这样一个夜晚，八月十五的晚上。女人说，那是五年前，在我刚刚生产完的第七天，我的丈夫乘车回家。他还没有见过我们的宝宝，我等着他为我们的宝宝起名字。我们的宝宝还没有名字……刚才我说到哪儿了？哦，说到我丈夫从外地往家赶。他走时已经不早了，等车辆驶出城市的时候，天就黑了，红月亮升起来了。红月亮流着忧伤的血，使我不由得联想起自己临盆时的血。当时，我在我家楼上，躺在卧室里，看着阳台外面升起的月亮，月亮带给我的就是这样一番感受。我的孩子睡在我身边，他睡得是那样安详，两只小手捂在耳朵上。他是那样小巧玲珑，活像一只玩具。我的母亲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，不停地嘟嘟囔囔。她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话咒骂我丈夫。世界上哪有女人生孩子，男人不在身边的道理？这样的男人活该天打雷劈。凭什么要给他生孩子啊，你受这些罪，他恐怕一点都不知道，一点都不领情。我知道母亲说得有道理，但我的眼泪还是扑簌簌地掉了下来。母亲丝毫都不理解我，我根本就不希图他领情，我这样受尽千辛万苦，只是因为我爱他，而不是别的。我盼着我的儿子快快长大，一夜之间长得像他爸爸一样英俊魁梧，这将是对他最大的羞辱，他将惭愧、后悔、泪雨滂沱——这句话可能不好理解，等我说完，你就会理解了。我的丈夫走在回家的路上……女人正说着，汽车突然跳了起来，我的身子晃了几晃，心脏险些从嗓子眼里跳出来。啊——我不禁失声尖叫。车厢里的

人有一半和我一样，惊魂未定、颤颤巍巍地重新坐好。女人说：你为什么不抓住扶手呢？你不知道正在修路吗？我知道，可是也没想到这么难走。这是你好长时间不走的原因，习惯了就行了。女人像是在安慰我。

这时候，我注意到夜色已经降临，从车窗望出去，一片广袤的田野不安地起伏着。可是，月亮还没有升起来。还早呢。女人像是猜中了我的心思，我接着给你讲我丈夫的事情吧。不管我想听还是不想听，她只管继续讲了起来。

我的丈夫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坐的是最后一班汽车。汽车从市区开出已经是五点钟了，如果正常行驶，应该在两个小时以内到家。可是，那天他很不幸，碰上修路，而且半路上车也抛锚了，因此，汽车到达我们家时已经是十一点了。在这几个小时里，我一直躺在床上，看着天上那一轮明月。我多想站起来，到阳台上、到地上去看看月亮，可是，我却做不到。生产耗尽了我的力量，就连吃一顿饭也得歇好几回。母亲已经在隔壁房中睡下，我的孩子发出细微的秋虫般的鼾声。那天晚上，我已经为他换过五次尿布。我看见月亮那张丰盈的脸，四周没有一片云，天空湛蓝湛蓝的看不见底，让我感到阵阵晕眩。我已经从期望等到失望，接下来绝望就是顺理成章的了。我在疲惫和痛苦中昏了过去，直到一声刺耳的刹车声从楼下的马路上传来。我条件反射般坐了起来，跪在床上，扒着窗台向马路上望去。我看见一辆公共汽车停在路灯下的站台上，卸下一些疲惫不堪的旅客。他们很快在街道上消散得无影无踪，我的幻想彻底破灭了——里面没有我的丈夫。就在我无比绝望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阵急切的敲门声。有人喊着我的名字，大声喊，那喊声至今想起来都令我毛骨悚然四肢冰冷——开门，开门！你男人跳河啦！

女人讲到这里，车厢里突然变得无比静寂，仿佛所有的人都在侧耳倾听。我再仔细一看，原来人们都在昏昏沉沉地打盹，就连那个倔强的孩子也将头靠在玩具熊身上睡着了。女人的眸子在黑暗里闪着晶莹的光，我不知怎么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把头扭向窗外。车子恰好经过一片草丛掩映的水塘，于是，我看见了月亮的倒影，浑浊得像一块肮脏的抹布。我往天上看去，却不见月亮的身影，大概是被车顶挡住了。我回过头来，女人正用一块手帕擦着自己的眼泪。

我做出一副悲伤的样子，以表示对这个女人遭遇的同情。你的丈夫，

他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与其说是出于关心，倒不如说是出于好奇。这时，车突然戛然而止，那些昏昏欲睡的人和我一样险些从座位上掉下来。车厢里的灯亮了，人们揉着眼睛和碰疼了的额头，七嘴八舌地向着司机喊：怎么回事？怎么开的车？前面司机座的门嘭地开了又合上，是司机跳了下去。借着雪亮的大灯，人们看见汽车停在一个巨大的土坑边上。土坑有一米多深，五六米长，两米来宽，正好把公路截断。他娘的！司机狠狠地把一块灰石踢进坑里，然后转身跳上自己的座位，发动机器，向后倒车。怎么掉头呢？有人问。没看见那个坑吗，飞过去呀？有好事者代替司机回答。是谁挖的坑呢？好端端的公路……人们似乎一个比一个好奇。不是修路吗，不先挖了怎么修？大家相互猜测着，焦急得坐卧不宁。那个睡觉的孩子也醒了，站起来，踮起脚四处张望。这是到哪儿了，妈妈？我也不知道。女人说，反正是在回家的路上。玩具熊从孩子的胸前滑落到地上，女人弯腰拾起来，递给我——我刚要伸手去接，那个男孩却一把夺下了。不！他生气地瞪着母亲。女人说：这孩子，你玩够了，还给叔叔吧！我连忙说：让他玩吧。没想到，那孩子竟然理直气壮地吼道：我不！这是我的，凭什么给他？这下，我生气了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无理反缠的孩子。我下意识地想，这个孩子不知道有一个什么样的父亲，而且，情不自禁地为身边的女子感到委屈。

怎么是你的呢？我强忍着内心的反感，对他说，你喜欢，叔叔可以送给你，但你不能这样说。男孩冷冷地笑了：我的东西就是我的，你怎么说也白费！我一下子火了，如果不是他母亲在旁边，我真想给他两巴掌。你的？你有什么证据？我本以为这样一问，孩子一定会哑口无言，可是，没承想他居然连考虑都没考虑就回答道：我从小就和这只小熊在一起，吃饭的时候看着他，睡觉的时候搂着他，我怎么会不认识它，我会让你哄过去？我的天，你听听这孩子说的啥？我捂着怦怦直跳的太阳穴，痛苦不堪地看着那个孩子。好，好，你说小熊是你的，你有什么根据？什么根据？小孩笑了，你说说，这个熊的眼睛里有什么？眼睛里有什么？眼睛里能有什么？我感到莫名其妙。可我知道有什么！男孩笑着，一把把小熊的一只眼睛抠了出来，那是一个橄榄大小的塑料壳，他从里面掏出一颗彩色的玻璃弹子。右眼呢？他挑衅般地看着我。右眼？当然和左眼一样啦。我犹犹豫豫地说。错了，是一枚一块钱的硬币，是我去年春节放进去的。男孩三下五除二地

把小熊的右眼也挖了出来，然后摊开自己的手，让我看里面那枚亮晶晶的硬币。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这下你相信了吧？男孩得意地说，是我的就是我的。好吧，你的。我有气无力地说。一个玩具算什么呢，我何苦跟这样一个孩子争。我只觉得晕头转向，宁愿相信自己在做梦。

先是修路，后来汽车彻底抛锚，在路上足足耽搁了几个小时。女人又开始说了：汽车最后终于摇摇晃晃地驶上了礼河大桥，已经可以看见桥下小城零星散布的灯光了。疲惫不堪的旅行即将结束，没什么过不去的了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居然跳河自杀，实在令人想不通啊。五年过去了，女人说起这些，眼睛里还是充溢着辛酸的泪水。我这个陌生人不知道怎么来安慰她，只能发出一连串啧啧的喟叹。我感觉自己是那样虚伪，但愿她绝口不提那些忧伤的事，因为那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车再次停了下来。

车停在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，路口亮着几盏可怜的灯，一簇簇黑压压的低矮的房屋像一群鹌鹑依偎在一起。这是一个不知名的小镇，我从来没有来过。我站起来，抓着扶手向前张望，只见在车辆的正前方，架着一道木头栏杆，栏杆中间搭着一方木牌，上面写着四个红漆大字——“此路不通”。怎么办？司机气呼呼地说，早晨走的时候还通的。前面几个人按捺不住，怒气冲冲地指责道：早晨是早晨，你这个司机也不早点侦察侦察。我侦察什么？司机哭笑不得，我又不是侦察兵。有个上了年纪的人在一旁说：行了，都别吵了，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司机颓然把头伏在方向盘上，瞅着前面发呆。几乎全车厢的人都愤怒了：快想想办法啊，这样走法何时到家？司机委屈地说：我这不正在想吗！绕不过去吗？有人试探地问。无论如何，人们对司机还是信赖的。这时候，有一高一矮两个人从对面走了过来。司机赶紧打开车门，探出身子向他们询问：老哥，去西城怎么走？西城？过不去了，呵！那两个人说，你算是问对人了。司机喜上眉梢：那到底怎么走？哪能随便告诉你呢。那两个中的一个说。那要怎么样？司机忙从口袋里摸出烟来，讨好地递给他们，那两人却不接。我们不稀罕你的烟。一个说。钱。另一个直截了当地说。钱？司机一愣。问路还要钱，太不像话了。车厢里有人愤愤地说。不给钱，我们就不说，反正我们不急。那两人听见了，作势要走。司机呆了几秒钟，猛地跳下车：两位好商量，别走。

那两人回转身来，嘿嘿地笑。你们要多少钱？司机问。他们伸出两个指头：不多，二十。好的。司机狠狠心掏出二十块，说，你们可要指准啊。那是。两个人嬉皮笑脸地收了钱，你放心，我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这地面上有多少坑坑洼洼，我们都数得清。你从路口向右拐，走上一里多地，就会看见一条向北的小柏油路。你再沿着小柏油路向前走，一直向前，就会拐到上西城的大公路上。那条路有什么标志吗？司机不放心。有什么标志？两个人想了想，有，你走着走着会看见一个岔路口的路标，一个黄底牌子上面画着黑色的十字叉，你从那里拐就行，向北拐，向北！

汽车再次启动，果然没走多远就发现了那两人说的那个路标。那个路口隐藏在大路旁边茂盛的灌木丛中，如果不是特意寻找，还真不容易发现。一拐过去，车子就颠簸起来。这是一条年久失修的乡村公路，如同月光下铺展开来的一根烂肠子，直泛着黏稠的红光。走这样的路真是受罪，我简受够了。好不容易沉默下来的我的邻座，现在又发言了。她双手提着自己的领口，使劲向上拽，仿佛不这样就无法缓解心中的痛苦。她的痛苦我感同身受，于是我向她投去怜悯的目光，这目光是为她也为我。

我现在完全可以想象出我丈夫在回家路上受尽磨难的情形。她说，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回家了，好不容易回家一次，却偏偏遇上修路、堵车、抛锚，大好的时间都耗费在了路上，乘船去美国也不过如此。这样的煎熬，一分钟比一年、一生还要漫长。我突然生出一阵反感，突然觉得这个女人是那样可怜和可悲。我真想说，你丈夫的磨难岂不是他一人造成的？他满可以早点动身，满可以多回家几次。可是，我又不忍心对她说。没想到，她居然长叹一声：唉，他真可怜。一听这话，我差点晕过去。这个女人是多么善良啊，总是为别人着想。你这是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呢？我这时才想起问这话，也许我已经问过，但忘记了。反正，我是第一次听见她回答：回家。回家？我又问，你现在在哪儿上班呢？我没有固定工作。女人露出羞赧一笑，我和孩子住在我娘家，很少回来的。是这样啊。我望着她那张有些憔悴的脸，犹豫道，好几年了，你就没有考虑再……我是说，一个女人独自带着孩子，还要工作，很不容易。没有。女人苦笑着摇了摇头，没有合适的，我也不想了。

你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，对了，你猜对了，车又停了。经过一个路坑，车突然熄火了。像这样的坑，这路上有好多个，都平安无事地过来了，偏

偏这一个，像一口痰，在嗓子眼里卡住了。司机掀起发动机盖子捣鼓了半天，又跳下车，拿着手电筒钻到车底下。过了十分钟，他从车子下面钻出来，用沾满油污的手夹着一支香烟，狠狠地吸。怎么样？一群人关切地围上来问。怎么样？等着吧。司机没好气地回答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问话的人有些急。车坏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不会修吗？又有人说。司机白了那人一眼：我如果能修就好了，得到汽修厂去。那得什么时候？一群人都惊了。最晚不过天亮呗。司机冷笑着说。你倒赶紧跟公司联系联系，换辆车来什么的，我们都有急事呢。先前说话的那人说。一群人也七嘴八舌地说：对啊，打电话啊，叫车！还抽烟，只知道抽烟！司机一边用手抵挡着四处袭来的唾沫星子，一边嚷：打了，电话早打了！打了？我们怎么没见？司机哭笑不得地说：我在车底下打的，我比你们还急呢。是这样啊。大家稍稍感觉宽慰。不知道哪个尖刻的人又递了一句话：我还当你在底下修车呢，原来是打电话！哈！！一群人都笑了。司机把烟蒂往脚下一扔：你有本事你修好，大家都感激你。那人却道：我没本事，有本事的话我早不坐你的车了。没本事你就别作声！司机用不容分说的口气表明，他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。

人们搓着手四处张望，借着当头一轮圆月，看清了周围的环境，不禁吓了一跳。路两边各有一个瓦蓝瓦蓝的大湾，但位置并不对称。在公路拐弯处，两个湾之间的空地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丘，足有百八十个。这车坏得真不是地方。我坐在车上，对邻座说。不只我，好多人也在议论。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，讲起了他年轻时下洼收粮食走夜路时的经历——一色的银灰色狐狸，话皮子，你说啥它跟着说啥，白天看是红的，晚上是银灰色的，和月亮一样泛着清凌凌的光，足有成千上万——少说也有成千上万，黑压压的一片成了灾，截断道路……正说着，忽然车头前面一片人声鼎沸，人影晃得满车厢动弹。打起来了……别打……有人嚷着。我本来不是爱看热闹的人，但实在是耐不住这度日如年的等待。我和那个女人还有她的孩子一起下了车，全车厢的人都下去了。仗着个子高的优势，我并没费多大力气就挤进人群里面，顿时被眼前的阵势震住了。四五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正围着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拳打脚踢。那人双手抱头，只能招架，没有还手之力，徒然地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哀号。别打了！行了！住手吧！人们只是说着，但没人肯上前拉架。那个被打的人终于支撑不住倒了下去，又经过一阵砰砰的击打声，那几个人才收住拳脚。他娘的！这狗日的还不

服！不给他点颜色瞧瞧，他就不知道什么是服！坐了他这乌车就倒了八辈子霉，他娘的居然还敢嘴硬！这下，我才认出躺在地上的人原来是司机。他蜷缩成一团，抱着头，浑身是血，双脚在地上痛苦地划来划去。这样子，弄不好会出人命呢！一个苍老的声音说。是啊，浑身是血！人们沸沸扬扬地说着，又把目光聚拢在那几个气喘吁吁的小伙子身上。那几个家伙先是面面相觑，接着就不约而同地拨开众人，飞快地逃跑了。

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司机从地上扶起来，幸好他的伤势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居然还能动弹，能够在众人的扶助下，爬回到车上，回到他的座位上。他也许并不想归座，可是人们希望他仍坐在那里，即使不能再开车，看着也让人踏实。他的脸上、胳膊上在不停地流血，人们用他座位上搭着的毛巾——也许是抹布，给他做了简易的包扎。人们拨通了120急救电话，却无法对120说清所在的位置。120声音悦耳的接线员以为是恶作剧，骂了声“讨厌”，就把电话挂了。有人提议打110，刚刚挨了骂的那位说：要打你打吧！120尚且这样，110不得先把你抓起来？倒是司机剧痛之中仍理智清醒，用带血的手拨通单位的值班电话，不幸的是竟然没人接。他扔了电话，伏在方向盘上一通呜咽。没人接说明已经快到了，你不是早就打过了吗？有人在一旁兴冲冲地说。他这一说，司机哭得更厉害了。大家起先不明就里，渐渐明白了，原来，司机刚才在车下打就没人接。这下，大家不由得愤怒了，恨这司机欺骗大家。甚至有人转变了同情的立场，大声啐道：活该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女人忽然发现自己的孩子丢了。她先是扯着嗓子喊了几声，没听见回应，然后她就急切地拽着我的手：走，和我找找，和我找找！孩子不是一直跟着你吗？在呼喊的间隙里，我问。是啊，我记得他说想撒尿，我说，你站在路边尿就行。当时那么乱，我也没顾上管他，可是，他到底上哪儿去了？我们车上车下找了个遍，没有见到孩子的影子。然后，我们顺着公路四处寻找，边喊边找。我们的喊声惊动了远处树林里的一群乌鸦，它们围着月亮飞来飞去，像大片的乌云。也许是仰望鸦群过久的缘故，我感觉心从嗓子眼里飞了出来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和女人离公共汽车越来越远，当我们意识到这点的时候，已经站在了那片坟地中间。

女人的脸上挂着清冷的泪水。坟地边上有一排树，看不清楚是什么树。有几点微弱的火星，在那边一闪一闪的。我们几乎同时感到了恐惧，我浑

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咱们回去吧。我刚说完这话，只见那边几个火星突然跳起来一人高，而且晃动着离我们越来越近。我的瞳孔顿时放大了，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：怕是遇见鬼了。这个念头只持续了电闪雷鸣的一秒，我听见了人说话的声音：干什么的？这也是我最想知道的。我听见自己啜嚅道：我们是坐车的，坐车的。这时，我感觉到女人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，半藏在我身后。嗨，那辆破车居然还没走。我说这么面熟呢。那几个人说。我看清了，是四个人，其中最后一个人说话的声音我听着耳熟，只是后来才想起来，他曾经在车上同司机吵过架。你叫什么？中间一个人问。我叫——我居然一时没有想起自己那卑微的名字，愣在那里，直到耳边一声脆响，接着半张脸就火辣辣地疼了起来。他娘的，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！那人骂骂咧咧道，你们跑到这里干什么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孤男寡女的！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那女人突然说话了：我们是两口子，在找我们的孩子。您放过我们吧，我们要回去，我们要找孩子。放你们走，哪有那么容易？那人狞笑着，一定是公安派你们来的，想抓住我们，替那个狗日的司机出气，替他报仇！我赶紧辩解，捂着自己的脸说：大哥，不是这样，我们才不管您和那司机的事呢。他明明比我年轻，我却不知羞耻地喊他大哥。旁边几个家伙嚷嚷起来：大哥别信他的，他平白无故地追我们干什么？我连忙说：没有追，没有追，冤枉——结果，脸上和身上各挨了几下拳头。

我知道在劫难逃了，他们是一群嗜血鬼，一群人渣。我只好说：大哥，大哥，我们是好人，您要什么我们给您什么，您放了我们吧。这话还算懂事。那人赞许地点了点头，倒不知道你有什么？我赶紧从口袋里往外掏钱，身上总共五百块钱，我全都掏了出来。钱财是身外之物，什么也不如命要紧。一只手在我面前一晃，钱就没了。你呢？他们冲着我后边的女人吼叫。我没钱。女人呜咽着，我找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没钱？鬼才相信。他们说。我也说：你赶快把钱给他们吧，我们好走。女人的脸扭曲得都变了形：我没钱，我的钱放在包里，包在车上呢。她瞪着我嚷道。又不是我要她的钱，她却瞪着我。搜！强盗首领将手一挥，三个家伙把女人从我身边拽开，全身上下一阵乱摸，女人拼命反抗着，可是无济于事。报告大哥，真是没钱！一个子儿也没有！他们拽着女人的胳膊和衣服，女人抽抽搭搭地低着头。真的什么都没有？流氓头子轻轻伸出一只手，挑起女人的下巴，女人的脸被头发遮住一半，像云彩遮住半个月亮。盘子倒不错。他点点头，又伸手

向女人的胸脯抓了一把。女人啊的一声跳了起来。臭流氓！她骂道。哟，脾气倒不小。首领装作吓了一跳，随即笑道，有个性，我喜欢！那几个流氓全笑了，而且讨好地说：大哥喜欢，不如要了她吧，要了她吧！那怎么行？那家伙嘿嘿地笑了，我怎能吃独食呢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嘛。几个喽啰眉飞色舞：哈哈，大哥吃肉，我们喝汤。大哥享受在前，我们吃苦在后。大哥快动手吧。好，好，我就成全你们，紧张了半天也该放松放松了！女人听见这话就开始喊：××，救我！××救救我！！××是我的名字，她居然知道我的名字，她是谁？有人揪着我的耳朵问：是你老婆吗？长得不错呀！我说不是。我也许什么都没说，我也没动，女人绝望的目光一直盯着我。

他们就开始狠狠地……一个接一个地……她嗷嗷直叫，鲜血淋漓。我哆嗦成一团，心在怀里怦怦乱跳。我使劲搂着它，像搂着一只刺猬，生怕它跳走，又被它扎得浑身剧痛。有个家伙骂道：滚！接着又有人说：慢，叫爹！快叫！叫个爹就让你走！爹！我叫了，声音不太响亮，于是我又叫了几声：爹，爹……不知谁在我屁股上踢了一脚，我便踉踉跄跄、跌跌撞撞地逃开了。我连滚带爬地钻出坟地，在月亮底下跑了好一阵，终于回到了车上。那辆车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，好像只等我回来。我上了车，跑到最后面坐下，车就开了。难道它根本就没坏吗？我把头倚在车窗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没有力气多想。汽车上了礼河大堤，月亮明晃晃地流了一满河。你看，这月亮多好啊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周围的黑暗里浮起。我回头，只见身边坐着一个半裸的披头散发的女人，在她膝盖上静静地躺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。男孩的头和脚都几乎垂到了地上，他的手里拎着一只毛绒玩具熊，水滴答滴答地流着。你可来了。她那饱含失望的声音像是从冰窟窿里传出的，让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冷战。

呼的一声，窗子打开了，不知是我拉开的还是别人替我拉开的。我的身体像一发炮弹射出窗去，在下落的过程中，肩膀被桥栏杆下面横伸出来的一块铁板撞了一下，火辣辣地疼，但并没有把我拦住。我的身子继续坠落，如愿以偿地向着河心落了下去。砰！巨大的水花翻腾而出。我的身体钻入泥沙深处，泥沙呛得我鼻翼发酸，接着就失去了知觉，失去了一切。

织女牛郎

一天晚上临睡前，我在北京自己的寓所接到一个电话。电话那头是个男的，操着我老家的口音，叫我猜猜他是谁。我自从大学毕业以后就几乎没回过故乡，使劲猜了几个，都没猜中。

那边便骂了起来：“我是史可法呀，你小子连我都想不起来了！”

我一听也骂了起来：“原来是你小子！你现在搞什么呢？”

其实，到那时候我还没想起他是谁。

史可法继续说：“你现在发达了，都不记得我了，我可一直都念叨你。不瞒你说，我都梦见你好几次了。”

“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我岂会关心他做了什么梦，径直问，“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？”我刚刚换了一个新号码，很少有人知道。

果不其然，史可法又卖了个关子说：“天机不可泄露。”

我很烦这种俗气的把戏，想把电话挂掉。好在，他立即说了出来：“刘玲告诉我的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刘玲。”

我刚一打艮，他就叫起来：“装什么呀，你的老情人！”

我咬咬牙：“好吧，她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这还用问吗，”史可法说，“当然是你告诉她的。”

“好吧，”我忍无可忍地咽了口唾沫，“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打电